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三

謝啓

改秩謝秦少保啓

久謝洪鈞尚阻瞻於風彩輒憑柔翰敢遂布於腹心
姑叙萍蹤少塵恭鑑竊念某幼親師訓曾與計階偶
陳駿茂之言叨獲馬周之遇得地千里在天一涯屬
羣卒之亂常嬰城固守持孤策而輕進列岸分屯率
衆士以登埤蔑一囚之漏網仰服天威于咫尺俯憑

將畧于萬全狗國忘軀庶稍償于幼志因人成事顧
何有於寸功進秩太優捫心知愧此蓋伏遇某官
崑稱粹德巖電殊姿曾襟洞達于天人耳目淹諧于
今古獨魁多士炳然見於文章傳誦四方翕爾遵其
楷式首膺芝檢緩步蓬山盡由東觀之群書允作北
門之內相益隆人望深結主知陞祕殿之清華司貳
公之寅亮指蹤麟筆事業彪周之傳家接武龍墀勲
德武莊之入相身雖處于槐棘恩不遺于草茅遂致

屏庸有茲僥冒靜言駕鈍曲費甄陶拂塵埃于米鹽
朱墨之中借光彩于州縣輩流之上松筠有節期歲
晚重以論心桃李無言向春深而報德

改秩謝執政啓

入直書林茂著討論之効進升朝列敢圖譽處之休
食已浮勞榮不蓋愧惟聖神之繼作實惠我師登壽
後以同寅求若予采當賢人衆多之運迺君子進仕
之時慮渾殺或易于瘵官故綜覈致嚴于序爵大明

黜陟論成絕於禱張是訓用違事何容于爽侮乃若
弗遺忘于遐逝特振拔于滯淹惟昇異恩濶略前比
俾脫銓曹之列徑躋拱著之聯自非豪傑特立之賢
豈稱優渥非常之舉如某者羈單賤士瑣尾頑姿仕
雖迫于為貧學粗期于謀道邦畿論秀三玷賢書朝
匠評文兩塵科選獲預師儒之末徃臨洙泗之濱雖
聖人之門難為言而儒者之慮或有得嗣音閱歲著
錄幾人屬大闡于儒風首推行于德意士皆後志願

饋哥以何施民自勸功考黌堂而亟就聖化凜然復
振使指轉以上聞俄膺綸綍之恩言俾贊成均之教
瀟適會大昕之講藝獲陪多士以觀光論難于前親
觀古文之化歎嗟不足輒形體物之詞仰塵乙夜之
觀濫廁甲等之第甫叨識擢旋遭閔凶惻惻千里之
途纒纒三載之慕日月不處倏驚素鞞之除雨露既
濡豈之黃壤之念謂釜鍾之祿雖傷于弗泊而邱隴
之澤尚冀于下流方大饗于合宮且均釐於寰宇輒

五百家類書卷之六
三
祈恩而自列蒙遷令以俯從功未畢于編書寵驟加
於通籍德及疵賤施兼存亡退省叨適實有由自此
蓋伏遇 某官功高獨亮道濟範圍以黎獻時舉為
邦謀以俊民用章為己任於禮文則循循而善誘在
彥聖則休休而有容念于材難寧其賞潛肆令虛薄
曾是遭逢某敢不遵平日之所聞服古人之攸訓推
孝友以為政務肅括以裨身仰稱所蒙庶幾無負

改秩謝侍從啓

宋祁公

疏恩過厚謾緣北海之書在職而遷免索長安之米
代匱尚容於儒館抗塵遂託於選曹恭惟昭代之太
平相告異人之間出譽髦無數如夏曰校而周日庠
從政有餘皆賜也違而求也藝賢能不逮待次舉英
俊豈況下僚命四方吏治之官上三等言揚之牘銅
章聽訟鳴絃桃李之陰未履從賓緩帶芙蓉之幕獨
是改秩最為簡才必得英豪以膺寵數某賦材艱淺
聞道未愚尺鷃翱翔未出蓬蒿之外蠹魚生死不離

文字之間頗曳縱以歌商亦焚膏而繼晷肅肅集雍
之驚吾何憊乎哉紛紛泛水之鳧我則異於是人不
可以無學仕有時予為貧誤身常悔于儒冠挂頰羞
持於手版曾參不洎鍾漫三千李廣數竒事乘七八
會廟堂之辨論復俊造之賓興既司泮水之采芹又
佐皇華之攬轡遠者近者或訛爾心輔之翼之請事
斯語方訟散財才之無用敢斬外物之儻來有致而
然亦足以發此蓋伏遇 某官量色山藪氣薄雲天

公家之利無不為王佐之才大可用解衣槃礴兼收
墨悞之蠅至音春容或取雷鳴之釜顧此寵陞之渥
蓋歸然諾之餘某敢不戒謹隨波周旋潔矩亭圖整
翼而今而後知之國士報恩未死未可量也

改秩謝宰執啓

海國靖愉坐閱星霜之變天朝記錄過書日月之功
顧影自驚佩恩有所伏念某猥繇推擇寢奉馳驅雖
周行出入之勤始終无取而諸公慰薦之意前後不

衰遠茲愆力之期猶玷干城之寄重惟多故不敢言
歸至於時豫歲和場師耀慶山行海宿桴鼓罕鳴皆
廟堂神化之餘豈裘帶老謀之效胡為下考更致華
階此蓋伏遇 某官道合天心功開帝典作新庶政
首持八柄之公進退百僚式是萬方之勸憐其遠外
責以榮光其敢不上體色荒毋忘責實夙興夜寐少
佐鈞調之工年除歲遷尚伸止足之請

改秩謝執政啓

叨被命書叙遷官秩爵非其稱愧見于顏伏念某從
仕至孤在人寡與蚤荷先皇之眷晚蒙嗣聖之知姓
名偶記于朝廷奔走殆環于天下雖服勤之粗久豈
奏課之能優敢圖考責之或聞亦預勸從之錫功慚
汗馬仍開五等之封德謝執羔遂食九卿之祿恩雖
從于著令感獨厚於私心此蓋伏遇 某官幹旋陶
鈞愛惜名器謹三年之計吏嚴八柄以詔王致容疎
遠之資輒玷褒升之典某敢不既衰戒得居寵思危

積久致官以愧伐檀之刺盡瘁事國更堅匪石之心
築倉改秩謝上位啟

築倉會府第賞明廷猥以下才謬當上列脫身銓筦
進秩京聯非分所宜以榮為懼竊以本朝定制列聖
重規務清流品之源最謹遷改之法視考資于歲月
責保任于官司師小軼度程前功以之俱廢暫挂吏
議沒齒至于無成必有甚優之賢勞乃錫特改之恩
盡超常比弗以次升豈容罔功遽冒顯渥如某者受

才甚下涉學未優勉以詩禮之所聞庶乎消塵之可
冀不自知其蹇淺竊有意於高深而賦與至寒技能
又寡意所趨向必齟齬而不諧老欲侵陵尚坎壈而
未艾固已無心于進復有志于功名幸聖政之惟新
仰睿謀之獨運出金錢于內帑付使指于外臺俾官
僚並建倉庾幸以一介獲佐萬分僅書斷斷累日之
勤甚愧碌碌因人之請至於役無告病工不掩時極
棟宇之孤騫收財力之餘羨皆自朝廷之規畫與夫

膚使之勞能尸祿是慚論功何有此蓋伏遇某官
望高而善下才大而有容忠厚之風振起流俗經濟
之業追攀昔人俯矜樛櫟之微生曾是門闈之舊業
物旁加收採力賜吹嘘為之洗濯于泥塵曾得以棄
企及其流輩亟令鱗拙均被寵榮其敢不勉蹈前修
力收往効駕駘即路固無歷塊之功烏雀懷恩尚有
銜環之報

教官改秩謝監司啓

備官泮水訖無講學之功通籍上都誤被褒陞之典
覩顏就列抚已若驚嘗謂人材黜陟之間實為治道
污隆之漸三載考績自舜已然八柄馭臣於周為盛
此三代而上所以號稱得人由兩漢以來莫或知其
出此自重者者十年而不調速化者一歲而九遷英
俊名沉于下僚大仁或在于高位賢愚雜揉資望混
并恭惟本朝深鑒前代秩必分於九品遷有待于
四基於皇聖考之興肇修寄祿之格名實既正典章

一新惟是幕職州縣之官尤嚴資考選舉之法官之
六載任者五人雖未必磨不磷而涅不淄蓋爾湏言
寡尤而行寡悔或由此路遂闊步于青雲或因無津
終折腰於白首惟察舉之如此其密故僥倖者莫得
而容顧惟何人辱在茲選某衣冠末裔蓬華孤生徒
以窮空迫于甘旨擔簦躡屩迫于蜀道之艱難朝糞
暮鹽九涉虞庠之寒暑偶緣薄莛玷能書祿以代
耕私自欣于將母學惟為已敢有意於為師坐閱歲

時大廩廩稍後生晚輩妄見謂為可親王公大人亦
或憐其有守每于公舉誤以名聞遂令廩鹿之姿亦
隨鳧雁而進退思無取殊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
學際天人望高朝野明於國家之大體急在進賢樂
得天下之英才與之事上遂令頑鈍亦預甄收謹當
益勵于操持庶幾無愧于名義何言報德苟不辱知

改秩謝監司啟

班隨鴛鴦望紫極之清光命出絲綸脫中銓之冗調

循崖匪據拜罷若驚伏念某駿異乘黃珎非結綠干
金敞帛雖乘審已之明尺璧寸陰常激競辰之念每
懷干祿冀以代耕義命已決于胸中窮達悉捐于度
外策名貢籍既叨經術之科措足英躔復玷藝文之
選薦繇棲棘復與采芹待問不窮徒愧揮鍾之諭素
倉何補居多代輻之譏爰暨更書敢陳薦格偶逃官
謗輒預名聞天闕乍趣有小臣違顏之感臚傳驟不
猶當年賜第之聲上辱宸恩內慙公論此蓋伏遇亦

某官權衡士類黼黻人文延譽當途每責朽株之跡
抗章中宁遇形華袞之褒乃致孱庸亦蒙甄拔氣回
泰谷方資春律之和海接星河更借秋槎之便誓堅
素節仰荅鴻私

改秩謝上位啓

居官無可紀之能方慙老鈍上功有越等之賞仰荷
知怜預聯郎曹且紆朱紱喜既定而復懼寵數至而
若驚伏念某自知讀書頗遵直道一從筮仕惟知盡

忠性朴野而少文術迂疎而尤拙屬此干戈之後來
從軍旅之中或謂其靜而有謀或嗤其仁而不勇婉
畫何有浪同泛水之蓮別乘無聞豈展迫風之騎民
事正憂其無補息私強為其有勞劇被剝章獲階進
秩赤芾畏侯人之誚蒼官竊大夫之稱賢實不副名
榮至招辱此蓋伏遇 某官性達韜業天與英雄伏
節喑鳴立除禍亂運籌設笑坐格昇平張皇雷霆之
威威洗滌乾坤之逆氣已聞世祖賞鄧禹之元功即

見唐宗封汾陽之異姓某筋骸衰憊智術尋常但希
杜甫之入川終依嚴武敢意晉公之平蔡特用連之
終始歸仁死生誓報

改秩謝監司啓

晁詠之

蚤服銓曹寔涉二紀晚陞京秩便若九遷豈時命之
獨違本才能之最下幸已踰分榮勿蓋慚竊稽州縣
之官最謹遷改之法有歲考之常教有薦格之限負
必中度程雖豪傑未免于積日小挂吏議至流落遂

棄于終身故士欲自媒而不慚乃上欲有舉而加謹
豈容甚陋亦汙比塗伏念某學淺不根才疎無用少
階世賞壯忝科名未甘簿領之迷再冒詞場之選書
馬而闕已虧萬石孝謹之風畫虎弗成寢誤伏波子
孫之戒謝激昂于往日寄顏靡于餘年性實愛閑姑
從所好晚更多病因簿其官去無負郭二頃之田居
乏中人十金之產悼名節之弗立悵出處之兩違素
心幾何生意無幾固嘗悔其少作實已負于初心稍

振窮塗薦依巨庇茲蓋伏遇某官行高善下德盛
兼容且自任以當世之功名故每用心于一時之人
物矜其固陋之職許以無它采其窮苦之辭謂之可
教淹藏瑕垢假借光輝短羽差池莫稱扶搖之便孤
根零落倍煩生殖之功某敢不增跂前修益堅短尚
駑駘伏櫪猶懷希驥之心頑礦在泥詎有發硎之意
徒銘肺腑莫報門墻

謝宰執薦舉啓

三月報政曾未有聞五最論功初無所取駭褒章之
溢美顧小已以增慚伏念某志不足以通大方才不
足以周事變一官補外濫陪簪笏者三十年積歲平
遷叨紆印紱為二千石豈有飛揚之譽可當特達之
知此蓋伏遇 某官稟德恢宏挺才瓌瑋惟濁涇清
渭自置于胸中故片善寸長悉收于門下聰明所照
妍醜畢分致茲頑踈亦預采飾某敢不驅馳駕力電
勉蓬心體國憂民一遵于寬詔赴功興事謹奉于新

書上鼎委寄之私次答獎憐之念

謝丞相薦舉啟

幕府開蓮毛處衆賓之下年章送鶚禰塵北海之先
寔窘于中命至而懼竊以愛人日行義豈君子之私
營為君得人本忠臣之自任觀古薦士信心忘情或
收于縲紲怨讎或取于道塗寒餓君子以此事主壯
士以此立名知人與知已齊榮報國與報恩俱顯寂
寞晚路淪胥舊風以仲父世封者齊無鮑公與大夫

同升者衛無文子誰獎士如郭大使衣冠送者數千
誰慕容如子儀以將相顯者六十待以國士者未必
國士取於人言者廢于人言動榮辱于中才誤升沉
於衰俗行道弗屑恥蹴與之食羹乞燭而歸希不羞
其妻妾權隱清議人欺士風直道而行得志者鮮况
某者竒形遊世隻影弔身操心與慮患皆危聞道及
謀身俱晚衣冠事業半已負于初心刀筆簿書或未
甘於俗吏回心寸進驚念壯年黃葉落而別家山東

風歸而思帝國雙垂客泪四出都門白雲孤飛故鄉
何在望長安而感華髮歌蜀道而嘆青天父母憂之
而共嗟朋舊懷之而太息誰怜晚景益謝平生慨然
一遇之間收乎衆卉之後此蓋伏遇 某官百器模
範羣材斧斤故塗泥皆可就範鈞雖椽桷不為棄物
致茲羣沉陋亦與題掄且報怨列夫猶起緜袍之戀
而食馬死士尚懷卮酒之恩矧藜藿之賤儒懷功名
于清世餘生未泯孤憤猶存苟進思盡忠無蹈枉尋

之辱或窮不失義已多結草之勞

謝參政薦舉啓

羞蘋蓼于王公久慙俎豆開驛驢之道路誤借聲光
嘘枯已至于再三特報未聞于萬一竊以上臣退而
憂國仁者志于達人鑑淄澠于閑暇之時下韋布于
富貴之後故一朝而起若草木之集明堂而衆善所
歸如百川之赴巨壑茲道久墜維公主盟宜有瑾瑜
之材以光賓客之席如某者起寒刻苦種學閤踈五

斗素餐徒喜雞豚之養十年黃綬徒僅隨鴈鷺之行
悵乞巧以無因欲諱窮而不可乃眷陸沉之迹蚤逢
海運之遊龍擊電而魚枯雖有飛潛之異玉在山而
木潤豈無臨照之私姓名未問于膺門顧盼屢回于
阮眼重以不虞之譽形于有味之言千載一彈稍覺
塵纓之濯十漿五饋果由倍價之增然而才與時違
事隨命拙以來風載響之易有覆簣為山之難春草
既長孰起乘黃之病西河可激寧忘車轍之呼語極

汗顏感深次骨此蓋伏遇某官代天長育為世陶甄策冠羣美不數孫晁之對功高三事初無秦漢之言方問道以閔勞乃吐餐而忘倦梁公藥籠芝桂競收韓愈師門三斗相燭致茲應慰薦俯及賤容某敢不聞善服膺首公盡瘁觀遠臣以所為主懼辱大名行天下得此於人能忘永好

謝刑部薦舉啓

趙承之

明月暗投幾成按劍驪珠坐獲不假沒淵寵非望以

自驚聲過情而為愧切以詳刑之重議制之難持一定之規模摹獄萬殊之變態從商既畧訓夏已訖雖李悝撰次之篇條網粗舉迨鄴侯摺撫之憲檢押寢明文積久以弥煩事狃習而生弊以陳寵之寬厚僅除溢令之千餘非張斐之淹通亦較名之二十加以代遠結繩之治吏矜刻木之名既滑賊以任威稍因緣而為市故手一上下則真偽莫訛顧一左右而殺生遂殊深文傳致于反脣巧詆滋章于刺骨甚矣牛

毛之令傷哉媿臘之刑惟一夫之或嗟殆滿堂之不
樂故治之端者在於法神而明之惟其人差詔外之
一言迫分故誤探懷問之兩劾陰有重輕決平苟昧
于簡字不蔽豈臻閱實洪惟清世尤謹丹書並儒館
以聚徒借賢科而選士載命公卿之列旁求州縣之
才俾以名聞得充歲貢自匪文推七害逆命業茂惟
良季路片言素優於折獄咎繇淑問彌允於獻囚則
何以副欽恤之丁寧膺明揚之慰藉案披數百坐馳

霹靂之聲法究三千洞見江河之旨俯循闡茸仰見
品題如某者佔畢陋儒繡文諛聞學僅盈於耳剝道
莫著于心潛綴爾雅之蟲魚既非磊落習枚臯之賦
頌終類俳倡矧聽技之已殫加金科之未練問公私
而靡對夙情蛙聲書訊藪以不知幼慚鼠効敢意踰
涯之寵遽加過實之榮願揣已以無從宜推恩而有
自伏惟某官以道徇世與時挺生簡在上帝之心自
任天下之重哀窮吊屈紹屣尉之寬平取異拔竒負

林宗之藻鑑思賢若渴聞善若驚欲羣英皆出于殼
中雖曲士不遺于門下過收瓦礫亦預地鏹謂三尺
具存不離于人事而半通雖淺宜講于官箴特推剪
拂之私俾識進修之漸敢不研求昭憲激厲初心讀
城旦之書矧粗親於刀筆主詞曹之訟當稍習于章
程冀懲商鞅之少恩願學子康之大法庶幾潔已無
累知人

謝禮待薦舉啓

春伯主盟方廣搜於雋茂月卿傳諭將并錄于疎庸
惟戴惠之云初豈控忱之敢後切以賢人引類必有
為鄒木之容賤子具陳乃預得季金之諾事誠希歎
衆為歎咨伏念卜少孤多竒晚仕寡與攝微官而獨
冷溫故業以自娛九仞之簣猶虧猥拘薦格百丈之
尖如合庶脫選坑此蓋伏遇 判部直院侍郎學造
聖幾才周世務中臺典禮制深利于六經內禁代言
文遠同于三代簡注即登於弼亮薦揚靡間于么微

公自怜好音弥激懦志萬間廣厦之芘方與衆以均
歡一言華袞之褒願及今而蒙寵

謝給事薦舉啓

大賢所舉無非人品之瓌奇晚學何知首預筆端之
黼黻揆此虛庸之姿資凜乎稱篋之難祇益愧懷每
知榮觀切以志士之處世尤重先達之知音彼在上
者莫不揣摩可用而推揚則在下者亦當斟酌而依
附自非碩德難託此身如得其依則一名士可以自

奮苟失其地則八司馬可反以招辜必其道義足以
鎮壓羣心智識足以否臧後進精神所照雖研必形

訾咳既加聲稱立振豈獨仰希榮路脫卑辱與滯於
此時蓋將永附青雲借寵譽光華於不朽非如公者
孰主斯盟故夫褒衣博帶之名流咸願定價收名于
一字豈容鬼瑣有玷品題若公者稟固不靈少未更
事徒誦父叔之訓粗親師友之規五世讀書常懼風
流之墜十年刻志極知純袴之非初被賞延繼塵糾

級念吾斯之未能信何以臨民使製焉而傷實多其
敢忘學方將捐身岑寂一意覃研探性命道德之大
原覈治亂安危之極致雖夜以繼晷而力不從心自
顧板櫪終難施於斤斧誰為延頴亦見節于鸚鵡得
地以歸唯天之幸此蓋伏遇 某官直清勁正柔嘉
惠和氣稟三光五嶽之全學洞八索九邱之奧扶持
名教論不詭于聖人蘊抱典常達可行于天下以殊
科而自致由直道以結知兩禁通班譽益隆於封駁

十連作牧恩更厚於撫綏然廟謨至重非如晦莫與
籌之矧主眷方隆碩弱翁行大用矣既昭昭功業之
著猶汲汲人材之求謂猗苓有助於醫師而牛鐸可
充于律呂咸歸錄用罔有棄捐昔駿茂見稱于一言
既瞻更知於三語以斯而舉猶曰其難而 契未講
於通家誠莫伸於削牘曷為過聽俾遂焉依求之古
人誰其有此待以國士報將謂何尚登君子之堂少
脩父執之禮聞未聞而見未見儻從容而接辭步亦

步而趨亦趨慰平生之願學

謝刑部薦舉啓
述六職而稱令每懷血指之慚辱一諾以增榮何啻
華軒之貴望踰意外愧益顏間切以仕不患於元聞
善嘗難於舉類非水北山人之名譽則烏大夫肯置
之幕中必江東少年之詞章斯唐諸公爭致之門下
何先進後進之希偶由以賢遇賢之不齊未聞鬼瑣
之无期竒獲預聖明之重諾如某者有至愚極陋之

累无宿資蓄貨之因長叨延賞之恩姑作代耕之養
薦更佐邑蔑聞襍線之長不學入官惟有面墻之累
豈意疎庸之迹誤因特達之知此蓋伏遇公官明習
憲章通達國體奉以法而佐長謹三尺以持平職既
守於蕭規評咸推於許旦提衡後進推轂諸生致茲
无似之蹤亦預過情之譽謂持身廉謹猶防不戒之
虞謂吏事可稱尚慮惟煩之誚衮衣濫切于溢美厦
屋全藉于併懔公敢不固守官常益修士檢一朝口

腹猶知感園官把菜之恩末技汚鏝尚不違主人屋
食之當矧屬邱山之惠敢忘犬馬之誠苟末齒以難
酬誓結草以為報

謝察院薦舉啓

効官芹館曾何補於青衿奏牘楓宸遽沐褒於華袞
寵路望外愧溢顏間切以爰漢崇儒必先經術李唐
選尤尚詞章開戶牖者悉務專門窘邊幅者亦足名
世長頭擅價大手馳聲各得一偏鮮具衆體猗歟昭

代富矣斯文考道藝以興賢能謹庠序而申孝悌增
養多士兼行兩科騰騰學海之珍鱗皎皎儒林之
瑞羽居為領袖允謂著龜宜得通明典雅之流迺副
特達至到之舉如某者耕道殊淺績文頗疎河伯順
流而東始旋面目尺鷃騰躍而上不過蓬蒿未甘退
藏直欲自試備負教習席託託使臺喜慰倍常夤緣
有舊今膺聖龍飛之旦正英豪鯤化之時嘗附青雲
獲攀丹桂雖今日霄壤之異趣然當年名字之同升

歎疲曳而瞻咎堯敢前輩厚契分而見悠久果見可
人夫豈偶然實為幸矣茲蓋伏遇 公官中懷高義
外借溫顏思嘉魚樂與之誠廣菁莪能育之意情瀾
洒潤唾玉流輝鴈陣之集於江湖豈以多而為間難
助之登于鼎俎曷嘗微而見遺致此屏庸定蒙題品
公敢不旁搜載籍尽洗陳言鈍若鈎刀或可充一割
之用駿非駿足庶幾成千里之功

謝察院薦舉啓

備負半刺早託茫于蘓天刺奏九重序過褒於稱鷲
揣省非據感激何窮切以事君以人蘭陵之篤論惟
善據舉類左右之格言蓋大匠未嘗棄材而遠臣觀
其所主鄭當時好言長者蕭望之多薦名儒江東三
峯並播佳譽今君四俊爰歷顯途欲大後來必資先
達預茲選者難乎人哉公也呻吟陋儒蹉跎短韻文
詞骯髒慙无倚馬之工才術荒疎曷造解牛之妙憶
初總甲者角幸獲過庭暨貢西靡濫中上舍宸庭釋

褐初嘗妄跋于功名仕路折胥中廼益乘於志願棲
遲州縣汨沒星霜時之適來天不終因念南泉披瞻
於公表已聞警效之音俾武陵趨事於使臺更惜齒
牙之論碩本惟際會豈有夤緣此蓋伏遇 公官德
宇色蒙談河灑潤底非煙於纖棘回暖律於寒鄉志
在澄清屢攬范滂之轡力圖經濟行為傳說之霖油
然筆端澤及部內遂合尋尺亦浼丹青公敢不拂拭
塵襟磨礪素履塊然頑鑿固已處身於鑪錘之中叢

尔早飛庶幾附翼於雲霄之上當圖一得以報萬分

謝郎中薦舉啓

寤寐韓門久負泰山之仰發揮孔思遽貽華衮之褒
愧溢於榮得非所稱切以皇家有薦舉之法仕路无
淹滯之材在上引類者欲廣於搜揚為官擇人者不
輕于許可自頽風之奔競嗟此道之弃捐或托之權
勢以求遷或干於苞苴之取罷既賢否之難別宜毀
譽之不公况瑣瑣碌碌之亡竒復踽踽涼涼之可笑

敢意荒疎之迹誤膺特達之知如某者孤出銀潢慶
流玉葉舊學有慚於歆向多文莫紹於閻平偶陪南
國之英監折東堂之桂已玷搢紳之妙選敢辭州縣
之徒勞雖不負丞愧藍田之往躅然為委吏晞闕里
之高風初不蟠木之先容忽有鸞桐之異遇茲蓋伏
遇某官高文行遠厚德鎮浮擅吾道之津梁港人
材之水鏡夙範映窓之趣古學精深更揚擲地之聲
英詞瞻縟苟寸長之足取必宏量之兼收故竹頭木

屑之不遺亦馬勃牛溲之並蓄致茲辱陋猥被品題
敢不盡瘁於公持身以潔念天支之擢秀已佩過
情俾儒席之推珍寶資延譽儻无忝宗英之美庶少
酬國士之恩

謝侍從舉換文官啓

誤塵恩命特易班資度德无堪撫心增懼雖去彼取
此均曰服勞而舍短用長粗知從欲再循幸會尤切
競凌昔者朝廷分建百官文武均為一致逮乎選舉

不一仕入寢分儒生擅文雅之風武夫夸疆場之任
國家病人材之偏廢開吏道之通規或貿厥官亦從
所志去東曹者素寡脫右部者實難初試其藝則十
或取三令薦而用則百不得一如某者性資九閻智
識謫拘姑求得祿以養親安暇擇官而就列一劔之
事誠有未知六藝之文乃所願學艱關末路因折萬
端殆將等于臺輿豈知供於呼召切論先王之糟粕
人以為狂進登君子之門墻已猶知愧栖栖俗狀役

役半生謂秦無人敢辟清議與蒯為伍頗屈素心已
甘孤宦之飄零忽累大臣之論薦遽超常格曲預優
恩此蓋伏遇 上官一德亮天大鈞轉物攬多士而
並用拾寸長而不遺致此微蹤俾更舊秩敢不仰圖
報稱益勵踐修躍治之金固已不祥于物棄溝之斷
猶將有用之材

謝給事薦舉啓

卜結茅之地歛翼故棲玷薦賢之書方駕時後名浮

其實愧溢於顏伏念公智短而迂器近且陋龔勝非
撥煩之吏王融元御人之才唯自知之甚明宜去歸
而從好豈期弃物借重名卿此盖伏遇 給事贊讀
振藻儒林飛聲華旦春倚斯在進陟東臺之宗體貌
迥殊獨高官府之選行當揆路盡致英材夫何啻蠅
之人亦被簸揚之賜公年侵衰髦日劇虺虺辱得入帝
城敢希于聖世躬耕谷口誓畢其餘生但負感銘无
階圖報

謝給事薦舉啓

趙德莊

望出非常頃幸瞻於綯履喜必溢美俄誤被於宸章
誰為執事之欺實愧過情之譽切以惟善斯能舉類
何世而不生才由是非之弗公致名實之並亂儻珍
蕭艾蘭自閔香或貴砥礪玉將韜櫝自匪職高阮眼
名擅許評素領袖於儒宗孰權衡于人物如公者履
雖近用韞紱短姿僅存一得之愚動有五窮之技蚤
游藝圃謂編簡之甚靈逮涉仕途覺儒冠之多悞侵

尋歲月蹭蹬風波志空大而莫酬才愈疎而難用視
古猶在顧影自憐勉為米以折腰漫操刀而製錦豈
解破難而得粟但聞歌甄以生塵蔑補公家政虞官
謗遽辱為論之及深懷尸素之慙彼執手而上黜駿
明言應可采倒屣而迎王粲才固攸宜未有進趨終
望於光塵縱跡方混於俗吏亟蒙簡拔似軫滯淹味
特達之深知見品題之好語拜嘉甚寵戴德何窮茲
蓋伏遇惟公官雅量鎮浮高風立懦肅肅備禮樂之

器森森聳梁棟之材无助是為正人不容乃見君子
十年去國共驚滄海之遺珠一日立朝遂作朝陽之
鳴鳳身名俱泰草木皆知方將入總於幾衡尚倚分
憂於屏翰俯收寒素期被甄陶至若空疎亦叨料理
公誓堅淺尚力振窮途戒小已之便文蹈前修之行
事飢鷹側翅未免傍人而飛異雀銜環或有報人之
所

謝上司薦舉啓

仰俯宦情方切州治中之祿瀾翻薦口誤膺部刺史
之知深愧素餐難逃清議雖以至公無私於謝然此
心敢負其思切以朝廷以外任而匪輕監司於他官
而尤重既送之以禮樂光華之遣復與之以郡國省
察之權惟茲旒方廣其聰明故絲綸載頒于青訓謂
穎之川之治莫長於黃霸而海沂之康故賴于王祥
欲其擇今日守倅之賢有以備將來收伯之選以類
舉類蓋國家有意於甄陶惟賢知賢在左右宜公其

藻鑑將厭輿論當求實能伏念 公翰墨非長器局甚
下閭鄉類試濫切亞名漢陞決科僅償壯志薄宦初
碎於桂楚孤踪久困於塵埃懶慢雖成豈不堪上官
之拜清白自許安肯從俗吏之非詎圖華袞之悲何
翅犧樽之飾靜言虛辱若有宿緣茲蓋伏遇 公官
模楷斯人推挽後進拔茅連茹而彙征以吉因雲灑
潤而芬澤以流臭味則同因无嫌於草木枝葉可采
諒无弃於菲葑遂使孱庸載叨揚厲 公敢不益修身

檢敬服官箴桃李無言終有成蹊之慕桑榆雖迫亦知晚景之收儻未顛擠敢忘報稱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三終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四

謝啓

謝帥臣薦舉啓

孫正之

備負朝屬每愧庸虛刻奏宸庭特蒙論薦拜恩過厚撫已增羞朝廷輟禁林侍從之臣付方面藩宣之任州部既廣人才實多欲無淹滯之墮故立薦舉之法乃宜謹東以副詳求如某者樸拙凡材支離多病雖竊賢能之拔但嗟命數之奇州縣徒勞俸廩不給亦

嘗通經學古而小知治體論將議兵而粗曉邊防若
得用其所長蓋亦或有可取投之猥冗無所施為不
圖登門遽辱推轂此蓋伏遇 公官材高當世望重
本朝慈利及人融三冬之愛日威稜歷世隱萬里之
長城去蜀而岷峨輕入秦而河壠重暫臨邊閫行東
政機夫何管品之微獲與門生之列將有終身之幸
豈惟今日之知敢不勤修少荅殊遇

謝帥臣薦舉啓

林豈塵

一行作吏未應絕山吏部之交千里投公何恨學蠻
叅軍之語遽拜薦章之寵爰增仕版之光謝固無私
情豈能已念慰謝之甚厚懷喜荷以交并竊以百粵
於嶺海之南五服曰要荒之外氣穢已分於庾嶠質
清終變於貪泉人不畏其四知仕咸罹其五瘴橘而
化枳雖云易地之使然薰之與蕪豈免同器而俱臭
以道里既遠則在所可忽謂耳目弗知而靡所不為
方數年以來所習浸乖自近日以還此風漸革蓋監

司郡守既公其賞罰故頑夫污吏稍知其勸懲然操
牘未免于干求若剡章尤難其取予往者雖信而來
者不可信今日為然而明日未必然視所以觀所由
察所安曾莫庾其肺腑揚以言進以德舉以行然後
借之齒牙苟非有灼見之明惟恐有負失舉之累伏
念某脫身白屋効力仕途學術至迂而難極淹蓋政
經甚美味而未聞諳諳詳練頽俗狀塵容之可笑亦瘴
衣蠻器之堪嗟錐之處于囊中烏能脫穎羅而致之

幕下莫藉為媒自甘隨鷲鳥羣誰肯作騏驎之顧夫
何際會有此提擻茲蓋伏遇 某官道以心傳仁於
已任泰山北斗而為世所仰春風夏雨則在天而功
樂從珠履之遊廣借布衣之譽以河內太守喜聞洛
陽年少之才而水南山人起自東都多士之列遂令
頑鈍亦預甄錄某敢不身檢自將官箴克謹雖居乎
矮屋之下在轉之清波之中愧丈人厚而知丈人真
試垂靜聽待國士遇而為國士報敢負此心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為聖朝謝帥臣薦舉啓
為國士辭將自前山人

獻光範之書昔阻昌黎之拜上平原之表誤蒙北海
之知天借黃緣人譏造次雖公舉何私于謝然此心
實感于中伏惟今天子改乾道之初年我丞相進
皇朝之故事上元奏詩者熙陵則為狹劣難舉之戒
水磴求利者真廟則有躁競求進之嫌蓋以風俗之
所本繫於朝廷與其士夫之所養在乎禮義利祿趨
其所欲此皆庸人鄙士之樂為廉恥有所不聞是何

晚生後輩之相接習投章奏記獻諛貢佞徃徃以為
得計假手為文躡等求仕紛紛至於無窮惟上之人
方且熟視而甘其僻比年以來未有振起而革其弊
嗟乎成委靡敗壞之俗何以戒馳騫奔競之徒可致
太平願下大臣明示好惡之詔其為切當側聞聖
主特形褒寵之辭汗簡既書薦紳可戒某服膺弗失
勵已益恭周周仲仲以全其真矯矯亢亢而窮於智
苟飾心於固陋何王之門不可曳裾悟久處於清閑

米氏之子焉能挾炭漫何檢束孰是主張茲蓋伏遇
芬澤濟時洪鈞播登明選公而巧拙雜進言揚事舉
而愛怯都捐構樞猥闌各安所施芝參桂木咸備其
用三吐哺三握髮以下白屋或有得千百人之中一
舉手一投足而轉清波遂可免八九年之笑顧學術
未臻於該博矧吏事尤乏乎明敏豈料品題過為褒
飾蓋將勉于丹霄之價故重賜以黃金之言因舍人
見以為舍人固難羞洒掃之役以國士遇而報國士

焉敢望終始之恩

謝帥臣薦舉啓

掃門以謝請每懷發藥之私及瓜而歸尚汗薦賢之
目恩榮外溢感忤中來切寃古今之遺編以觀輔相
之高躅制行雖異好賢則同彼操履謀猷既絕出于
一世而崇高富貴又無待於衆人謂生才為甚難欲
求備則安可故加長養弗忍棄捐非以干譽于當時
當時之譽不勝載非以鈞名於後世後世之名譽益

光惟我公之用心揆先哲而同軌博選人物宏大規模
模公門戶已良行能最下兩取科第卒亦無所用四
辱筦庫而不自以為窮非愚伊何可笑甚矣敢懷僥
倖益玷吹噓伏遇 公官尊高而善下明察而有容
推古人之用心未嘗按吏極上臣之報國務在進賢
亮其无他謂之可教故錫一語之重以為終身之光
殆將借之羽翰欲使反其流輩江淹之才雖盡已貽
錦碎之羞陳琳之狂未衰未衰尚有功揚之意詎

身名之晚終憑節制之尊望極神馳誠專思竭

謝薦舉憲使薦舉啓

晁之道

博攻羣才兼收下人未就河中之賦亟被於吹噓已
空在北之羣敢煩於朝暮固知不稱祇以為懇切以
黃子艾巧于干名遇偉明而姦不掩徐豫章頽然逃
世遭冲舉而賢益聞蓋人物有虛偽之亂真而宗工
專論辨以核實品題一定愚智不移矧位當八使之
崇而名在三山之祕其所願盼足為多士之重輕元

在薦論必得當世之豪傑笑衛青之未博止一任安
憐趙勝之無功不先毛遂瞻龍媒而莫及撫羊質以
空驚豈期有味之言遽及不才之末此蓋伏遇
官文雕萬物尚矜溝斷之微學貫百川猶齒堂坳之
陋借以餘論揚於本朝將使企及其輩流不忍遂墮
其家世勉驅駕蹇圖報悒悒載念詠之名字不昭行
能甚下三冬足用求古人之所存十毀可疑悵修名
之弗立愧此青箱之學傷哉白石之歌入許劭之旦

評已叨一日仰山公之啓事終莫不孤敢叨廢此誠
由期異日

謝憲使薦舉啓

下邑勾稽猶未書於初考外臺收錄遽先諾于首章
矧自發於齒牙不待披於心腹雖高風所激已驚世
俗之流然小品何堪或累人物之鑿籠踰望表愧溢
情涯伏念少孤无依長負有累五隨計籍志已厭
而僅酬一試詞場業未精而宜黜方拘巖邑猥抗塵

容敢說古人鸞鳳之棲甘為俗吏牛馬之走然情稍
親而衆忌况迹本孤而易危諛敢尤人咎當責已所
賴高公之洞鑒遂令巧譖之不行雖免蹈于危機乃
更蒙於華袞文辭甚俚誤蒙瞻蔚之褒操履未純敢
切端方之吝共為咨嘆良有夤緣茲蓋伏遇 提刑
察院先生氣勁而量闊軀冲而韻粹台對宣室辨朝
廷邪正之情擢居憲臺究國家沿革之制更游漢省
薦歷周原謂澄清使封殆哲人之細事而持携士類

尤君子之盡心曾是孤踪早蒙清睇屬茲移節即賜
投章公敢不緣此吹噓痛自洒擢士有窮通而志焉
可易官无小大而道皆足行知我惟春秋既累品題
之末先進於禮樂更希藻飾之餘

謝憲使薦舉啓

熊子復

京秩之薦首及冷曹使輶之臨面付華牘蓋門墻舊
物不忍遺棄故措紳公論皆為歎嗟受寵最隆負愧
良劇伏念公幼承先子之訓粗能誦書長從諸生之

遊猥謝干祿五上終切于一第再調又需於七暮竭
去泮林竊食郡廩分教幸无他責著書聊用自娛雖
人莫已知志囂囂而愈勵然歲不我與髮種種而寢
衰適當今使華之賢迺疇昔師模之舊惻然矜念孰
撼成謀驟尔薦論何庸宿諾豈惟得此而无垂成之
缺席幾用是而有平進之階熙然生寒谷之春煥乎
光末路之景此盖伏遇 提刑敷文祕監中正不倚
高明不融聲效足以折千載之疑吹噓足以振萬物

之滯遂使極陋亦將稍伸重念 學未明性而惟故
事沿襲之搜尋緯未知理而惟斷章駢麗儷之摹放
猥誤春秋一言之寵尚希禮樂先進之從

謝漕使薦舉啓

鳳城下幕方深叨謹之虞鸚剝首封即預薦論之品
一言借重四壁生光得非所期喜不踰愧切惟中興
真主講求紀綱于前人舊德名臣錄用子孫之賢者
以正規模之軌以激忠義之心以尚考典刑之存以

无忘基締之舊大則登庸行殿鼎鼎萬幾次則委重
外臺權衡百吏允揄揚之藻拔皆英俊之陸況宜得
可人以當公選公才非適用學不通方分得數以最
竒加趨時之獨拙十年選調徒勞入縣之冗負三相
家聲常愧箕裘之忝祖无以奉北堂之日膳急於趨
南國之星曹夙夜未鹽心惟自赤提攜塵土眼復誰
青欲枉尺以直尋生憎薄俗任跋前而疐後絕望身
塗豈惟遭逢有茲特達恭惟公官名家偉器命世

英資以從容適時之才而周旋當世之務木牛紅粟
已聞五嶺之富强金馬清班行剖九重之倚注謂虛
己以薦士乃上臣之事君來寒谷之菲葑忘其下體
種盈門之桃李借以餘輝致此枯茨與乎和氣固當
加策操履不自負於聖時儻未蓋棺踵頂盡由於恩地

謝漕使薦舉啓

胡長文

輒函朝出未能上自達之書叅谷春回政有藉吹笙
之律薦墨俄驚其誤寵報環敢負於深恩切聞先王

長者之言可為小官下吏之戒歐文忠公則日有差使不得避事呂文正公則日但勤職便是知求故前輩之子弟惟尚於恬藏何今人之父兄反甚其奔競蓋權勢之黨多貪於躁進此薦舉之法仍壞于干求與之既徇其私識者輒付以笑且如奴顏婢膝眉子皆預其品題况竿牘苞苴犬列為之汲引弊既若此人其謂何如其取之以公而請託勿庸與夫觀其所行而藻鑒不爽則素餐無至於濫而清議亦有所規

歸智者可與道而俗士難言賤子請自陳而文人試聽某之學荒蕪而无所殖△之才臃腫而非其長布韋僅免於酸寒纓笏遂牽於羈繫不苟求速化之術亦已失自高之心居數月而致二生難齒乎洛陽多士之列舉四人而得三相每想夫河南同官之賢自甘隨鷲鳥累百而成羣豈有碩驥驥十倍而增價能以國士而遇我幸而思家之有人茲蓋伏遇 都運中大先生吾儒宗盟斯道祖述曾襟洞達而涇渭別

眇眇甚明而皂白分魏舒於魏戎無他蓋同縣惟善
所在韓愈以韓泰自代雖共姓何有於嫌於葛藟欲
庇本根謂草木則同臭味猥憐族類收拾門閭尚惟
莖樸之未絳豈免塵埃之歎自辱當勉厥知無累所
知

謝漕使薦舉啓

評才郡正不預于上班較藝明庭纔參于下列甘抱
微官之責敢與沈後之嗟居然窶人玷此嘉舉發身

有自省已良慚伏念公起自單門最為孤進鈞姿甚
損膏韻至昏作書幾至於穿鉅讀律未知其臬首一
親執板坐困簿書祿罄斗升効亡絲髮善事在位有
愧盧叔倫殊之吏能不减李文博哀顏錯莫老態酸
寒最為小吏之輕頗遭官長之罵適逢使節來領計
臺阻奉威嚴闕申侯問直貽訶斥乃分之且翻辱吹
嘘起意之表汎觀前代號為得人不窺照乘之輝必
睹騰霄之氣未有跋跋於下吏冉冉於衆人寂爾陸

沉浩然天隱雅非半面曾未立設而便借羽毛驟加
丹腹盡識荆山之璞不遺滄海之珍在昔所難於斯
為盛茲蓋伏遇 公官宏林穎脫雅量淵冲士服其
議論風生上謂之智略輻湊是宜妙羸縮之計不假
牙籌成飛輓之功无煩木馬謨明若此藻鑑寧逃故
能力幹狂瀾大闢公道濁涇清渭盡入於品裁大瓶
小甕悉隨其器使至如其者尚塵推轂亦使着鞭謂
且從軍於侯藩遂可脫身於簿領謀畫婉婉寧慚方

駕於古人書記翩翩妄意追騁于作者

謝漕使薦舉啓

蓋聞貴德所以敬賢報恩莫大薦士何可專也至誠
惻怛不敢驕以謂當然極力推挽惟恐後故為士者
求於己無求於上而在位者惟其才不惟其私前輩
所以揚聲而後生因之砥節風流既邈趨競實繁意
此道之弗回抱遺編而深慨公未忘古士亦蒙休自
顧末微尚思奮起不自知其蹇淺竊有志于高深處

世之具彌疎叩門之辭愈拙不謁而獲見久笑於輩
流終無可言久自安於貧賤獨嗟窘步孰云騏驥之
不乘僅被一枝豈有蠶蠅之能化敢期觀采辱在薦
論題評過優位勢增重使絕榆枋而決起遂忘檣櫟
之弗堪初無自鬻之言又乏先容之助凡所蒙者盡
公賜之此蓋伏遇 官志並古人義高當世惟善
能舉其類蓋英髦已備於胸中自厚薄責於人故疵
賤不忘之度外流根膏雨何止霑一溉之功歛衽後

塵不敢効衆人之報

謝漕使薦舉啓

崔德符

青雲仰附當外臺咫尺之間華袞垂褒出衆論尋常
之表久甘自棄益愧兼收惟與人名實之兩全期舉
世是非之一定雖曰无疑於按劍猶當稍試於彈冠
儻觀行以言審若仲尼之聽則惟親與舊何傷祐甫
之明妙東若斯欽承疇可伏念公冥頑天拙牢落地
寒少疎燈火之勤勞長困塵埃之膠擾幸板雅素獲

近老成從賀監於稽山實由早歲事常公於閩徼靡
待先容以自惟無益之辜知久要不忘之比譬之草
木或氣類之相同雖有絲麻示初終之未棄敢紆直
指更玷公言昭告于先大夫克篤金蘭之永好受命
于下執事卒陪裾履之後塵方請代於戍期得後歸
於捆載此蓋伏遇 公官評推月旦識抱陽秋表九
品於古今人無異議頒六條於郡國士有特招每憐
覆手之紛紛獨致古人之戀戀強求片善俾勿遐遺

某敢不躬蹈素聞勉規來效考泰爰之初象於以彙
征歌木瓜之三章豈期後報

謝漕使薦舉啓

李仲信

惟愚不肖既賤且疎於何因緣遽辱論薦且林宗之
識季偉尚得諸容貌之竒至子產之技駿明亦謂其
語言之異豈有秦越相望姓名僅通畧其朴野之足
羞被以光華而不借歡欣受賜感嘆興嗟奮乎流俗
之中見此古道之復茲蓋伏遇 某官德業隆厚所

性者天鑒裁分明其眼如月徒收朽骨以市駿故忘
下體而采葑粵此陋人乃有不求之得播諸英彥肯
忘自好之心方將入應風雲見用舟楫願盡收南畝
之士使皆為東閣之賓無使小生獨膺大賜

謝漕使薦舉啓

陳阜卿

西河橫經未識門戶北海薦士猥先輩流非所敢任
祇以慙歎伏念公受才樸拙與世濶疎譽未信而毀
可疑志雖修而身愈困窮年簡策所得皆古人糟粕

之餘妄意事功未識夫賢者文武之大一昨奉徵闕
陝曳裾藩籬親聞名理之言勉期千慮陰借吹噓之
力稱浣百賢而窮能累人公亦罹謗都城飛雪載陪
秦樽俎之歡秦嶺分符坐歎門墻之遠豈惟寡與殆
且息交偶塵庠序之游復在按臨之列未甞恩德嗣
辱薦臨論惟知音會遇之艱難初非力到則不肖始
終之僥倖願豈人為此蓋伏遇 公官博辯而有容
高明而善下知其遲不及事本非近名察其愚無他

賜頗知為已故收舊物稍振窮途某敢不益勵前修
更期來効駕駘未老終諧希驥之心頑曠難工尚有
發矻之意

謝漕使薦舉啓

張全真

蒞職儒宮曾愧拔犀之意
登陞名京秩更叨薦鷲之
榮左右吹噓始終成就切以厥初受民姬姓最先自
古尊賢周公莫盛惟握髮吐哺以招延多士故制禮
作樂而輔成太平餘芳襲於後昆盛德傳於百世有

能繼者是以似之恭惟
運使太博道贊人文才堪
王佐其來有自襲魯國之名宗有開必先鍾灑溪之
餘慶蓋推賢揚善者固宜有後而激濯揚清者乃其
所長波裏揚秋皓皓乎不可尚已曾中雲夢休休焉
其如有容每嘉善而矜不能故舉直而措諸枉夫何
踴涼之質誤蒙倜儻之知伏念
器小才疎地寒官
冷未剗心於大駮徒刻意于高風素無落落之奇寧
有飄飄之氣為貧干祿既壯登科刀筆何工方以三

尺法而從事簡編旋弃豈知一卷書而立師偶元禮
之龍門遽瀆行成之金鑑自外臺而剡牘即判水以
備負温故知新豈謂教而不倦離經辨志庶幾學者
有成董惟漫欲潛心蘧筭詎能滿腹知名教有樂地
望絕覬覦視富貴如浮雲切慙叨養顧盤根錯節之
無用豈聳壑霄漢之可期誤遭許子之品題重辱山
公之事雌黃冠衆聲價增前蕞尔何堪凜然失措
某敢不益修身檢格守官箴顧來事之可為庶古人

之必慕繼自今日効黃雀以報恩誓將終身附青雲
而致顯

謝監提舉薦舉啓

李元應

老而元用久欲歸耕采言不遺誤蒙徒愛特怜半面
之舊遽形一字之褒才无所長言過其實嘗謂棲窮
閭者皆弱羽故尺鷃飛翔不離蓬艾之門生名山者
无凡材故新松萌甲已凌霜雪之上金玉不言而人
自貴管蒯雖與而用有時苟非不以貴賤易心孰肯

尚以孤寒在念茲蓋伏遇某官至誠接下屈已求
賢以恩行法而法不掩恩以義理財而財不害義謂
報國莫先乎舉善惟得士乃可以興邦故兼千慮之
愚亦有萬分之得公敢不益堅素守勉繼前修弊矣
青氈焦然黃髮豈追秦國之謀人誓竭懦庸終圖報
効

謝茶馬提舉薦舉啓

耿元鼎

青衫從事初亡一日之長華衮薦章遽辱五雲之妙

捫心知愧洗骨篆恩切以事君莫大乎以人為士最
難于知己呼廉作溷伯夷與盜跖同科以贗亂真虎
賁有中郎之像故相者舉肥而驥足空羣老鄉人銜
璞而鼠腊稱珍然誰終混于常流政自未達于哲鑑
能舉善類莫如巨公如某者藝圃朽株化爐頑鑛半
生清苦功名屢歎于悠悠萬事迂愚歲月復嗟于冉
冉笑華顛之欲盡喜壯志之未衰鴻雁從遊持節未
忘於昨夢茱萸徧挿對床已負于初期心如谷黍以

長安身與塘蒲而共晚甘為世弃寧有已知豈大賢
何所不容宜衆人之所不識季布百金之諾誰為蟠
木之先容劉公一紙之書不待祥金之自躍夫何僥
倖有此遇逢茲蓋伏遇公官德宇邃深量陂寧遠荐
揚原隰之華轉粟關中方慶風雲之會何尚煩於遠
使欲均布於寬恩會空冀北之馬羣肯借江南之鷹
爪旋奉甘泉之嚴召入為建武之名臣凡有寸長不
忘甄錄致如鼠技亦玷鸚書某敢不荷德如山持心

若水謂西柄有酒漿之滛慙負虛名于東隅責桑榆
之收誓酬素志

謝鹽提舉薦舉啓

一字之贈以為褒敢虛其辱千乘之賦可使治蓋非
所長忖已自慚藏心有感惟人生五馬之貴而東方
千騎之榮析圭剖符所以重一州之權增秩賜金然
後補九卿之缺典故猶循於次序班資烏得而覬覦
其間分固嘗分權知發遣之名此外亦自有陞陟任

使之舉進雖循其階陞用實藉於梯媒伏念公世故
備諳宦情如許齊戎之介屢住漢廷之竹幾分珠海
金山課南登於南庫園禽池草夢不到於西堂方自
愧於素餐豈誤蒙於清舉茲蓋伏遇 公官官使龍
學侍郎先生上學神聽至道心傳點尔何如異乎三
者之撰參乎曰唯得于一貫之間領袖諸儒範模後
進深憫哀遲之迹特貽剪拂之私一顧而價已倍增
屢薦而願求入宦惟賢者必引其類恐或受二毛之

侵雖老夫尚堪此行畏未免羣口之誚當修厥職無
毋負所知

謝鹽提舉薦舉啓

素懷自獻樂聞吏部之文章清舉有光復見山公之
啓事雖喜而抃亦得以驚切惟二千石之良蓋為十
萬戶之福自歷代以來號稱循而本朝之選多用詞
人清時雖重於薦敷常制尚拘于序進將以簡能而
授智庶乎覈實而考名必先藉推轂之賢然後膺握

符之任伏念乙生平游宦老景侵尋屢分共理之憂
未免摧科之拙懷銀甕石臺之所在總金山珠海之
攸司戒石在前敢謂下民之易虐貪泉自酌詎以千
金之可懷每黃茅青草之堪憂豈皂蓋朱轡之可敢
望奚料題才之下不忘舉善之能茲蓋伏遇乙提舉
尚書中襟坦夷德宇泰定經術以飾吏事議論蓋有
古風簡要清通已見于二十年之後公方識量相望
乎千百載之間胷中先別其渭涇筆下仍分于朱墨
憐之老鈍示爾提撕惟恐其受二毛之侵謂可以治
千乘之賦載深悚悸亦曰因緣

謝提舉薦舉授教官啓

陞蓮幕之初階既資提掖補芹宮之冷職亦藉吹噓
施厚淪肌感深銘骨切以州郡之選從事漢庸別於
吏材學館之置廣文唐式優於賢範當本朝之盛際
刺異代之彛章設寄祿四資而換職官始于崇觀創
典教一負而領鄉校起自熙豐外由牧守之薦敷內

自廟堂之差擇自必精明膚敏方脫簿尉塵埃之勞
博洽粹溫乃迪師友淵源之奧豈容猥陋并冒超通
伏念公晚獨奮於寒鄉少自迷於俗學窮年兀兀少
半世違違連既櫻於簿書幾遂廢於筆硯壁萬仞而
獨立第招譏怨之多山一簣而遂垂成方憐知憐之
寡屬使指出持於英蕩而孤蹤得傍於門墻曾微毫
髮之禪屢借齒牙之譽遂使銓曹序進視小州賓佐
之寮巖廟陶成玷近甸師儒之選此蓋伏遇 提舉

太宗英豪間世輔弼名家冒次萬頃之陂毫端扛百
斛之鼎外臺問俗惠已徧於閩封前席告猷班即通
於禁從坐致溝中之斷稍為席上之珍重念公需次
五碁將累百指儻矜於舊物重收拾於窮途則飲露
餐英庶免羈人之告薰香摘艷尚窺作者之工

謝度支薦舉啓

比通鈴吏方願與於執鞭親奉塵設乃曲成於推轂
顧脂韋之末學無根柢之先容猥辱品題茲為幸會

恭惟 某官鍾時間氣為世通材蓋望東州亦顯中
臺之舊職官分右職省榮參外府之清班暫持銅竹
之新符出領米鹽之要務壤食華薦士人知三舍之
榮移檄行蝗農保萬箱之富曲軫頒宣之誠意不緣
期會之虛文名重吏師惠歸民父政期成於五月人
託庇於二天雖課最於列城亦才高之餘事心不離
于魏闕迹偶滯于東南每彤天語之丁寧茲見上心
之倚注賈生遷久行瞻宣室之光汲黯眷深姑借淮

陽之治方恐終身之醬甑遽成一顧之鹽車不惟蒸
菌于朽株更復借暄於寒谷徐孺子絕眾賓之禮雋
不疑為屬吏之驚念惟何人驟辱此賜自輕違于坐
閣猶未出於提封犬馬情勤遐遽軒墀之恋雲泥勢
隔難忘雷雨之緬維人笑之迎寒仰接海隅之納日
通常陰之昴暇宜椿壽之增榮莫繼下僚贊豈弟宜
民之政願同子弟揚中和樂職之詩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四終

聖祖皇帝御製五言古詩卷之六十四

其一 題同子美詩中味無端之指

幽室閉之得無直欲善之欲常真誠下節贊道之五

幽室之雷雨之幽華入夫之幽靈則點幽之幽

幽室未出於外惟夫幽前幽之幽神幽之幽幽

不疑幽之幽之幽幽幽幽幽幽幽幽幽幽幽幽

幽室幽室幽室幽室幽室幽室幽室幽室幽室

幽室幽室幽室幽室幽室幽室幽室幽室幽室



